



主 编：吴昌勇
 执行主编：陈 曦
 邮箱：akrbwhzm@163.com
 本版编辑：陈 曦
 刊头题字：张思成



第 23 期 总第 92 期
 2020 年 8 月
 己亥年七月初三
 星期五

21

文化周末

WEN HUA ZHOU MO

安康散文批判

■ 槐籽

的一种现象级问题。在实际文学交流中，很少有人认同严肃的对于安康文学的批评，或者对安康文学进行深度的革命性思考，认为文学就是个人写着“玩儿”的，是“个人混个心焦”，写一写，发一发，朋友之间有个响动就行了。不少有文学创作功力的人，并不把文学创作当一回事，以为玩玩就好，这在安康是一个很大的现象。还有人说，经常保持写作状态是怕自己老年痴呆。最使笔者悲哀不已的是，与安康资深文艺评论家们谈安康的文学批评，建议他们为安康文学的突破把把脉，或者为某个文学新秀输送一点有质量的批评指导，他们常常以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在他们看来，笔者似乎是从火星上来的，批评还是文学进步的武器吗？

玩文学，玩一玩，有个小响动就成，它极大地腐蚀着安康散文创作应有之宏大生动气象，它使安康散文创作在全省一再沦为二流三流。由于是在玩，安康散文圈子的交流，多半以自我吹捧为志趣，或者这种小圈子的文学批评（往往是饭场子的佐餐项），就是满足某个“散友”虚荣心的，说的都是好话，说的人放开说，听的人很舒服，一桌子好饭好菜算是值了。

由于表扬都是不过脑子的，所以这样的小圈子文学批评，也不会有什么建设意义。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学浮躁，不想往深里想，也不想往深里写，最后的散文作品，差不多就是一个“景儿”，不痛不痒，文和理都不在状态。所以，长时间以来，安康散文写作虽然有群、有作品、有活动、有厚书，但就是没有散文本身，没有散文大作，更无散文大家，所谓大作大家依然很可疑——在陕西散文界，安康散文创作其实很弱，弱得弱！

无论是哪一种写作，其作品没有文学应有的影响力，那就算不上彻底的诚意的文学创作。文学的本质和功效不因种类而区别，散文、小说、诗歌、纪实、批评等等，都是一样的，它所表现出的文学诚意都是一样的。笔者曾与安康文艺理论工作者（教授级）谈安康的文学和创作涉及的文学原理级问题，比如典型性问题，比如人物形象问题，比如现实主义问题，比如文学反映现实问题，比如文学的批判性问题，几次都未有痛快的答案，而这些问题过去都是通理，是文学创作的初级课程，是文学理解的特征性事实，是不用多讨论的——现在竟然成

了一个个问题，而这，正是当下文学面临危机的总根子，把文学的精神丢了，原理丢了，进而把文学的价值观丢了，哪里还有文学？！哪里还能有文学？！就算有，那还不是伪文学？！

回到安康的散文，我们依然对散文寄有很大期望，希望它有所突破，或者希望它在安康率先进行文学的伟大突破，进而带动安康文学翻秦岭、过黄河、跨长江。因为安康的散文创作队伍强大，综合水平并不低，有不少有想法、有创新能力的作家，有的在过去业已取得不俗的成绩。大家应当有改变当下安康散文平庸而自信进而自得的状态，让散文写作回到生活本真的状态，赋予散文以生活的光和热，而不是端着散文的架子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让别人叫好。之所以特别说到安康的散文，是有人说安康是陕西的诗歌重镇、散文重镇——这样的自信真是叫人肉麻，同时惭愧万分，所以对安康散文加以批评，也有自醒之意。笔者以为，安康写散文的朋友们，先从这样的虚空中走出来，站在阳光下把自己晒一晒——散文就是生活本身，散文作家回到生活的主人位置，把真实的生活真实地写到文字中，让我们的散文充满烟火气，这才是散文写作应当首先想明白的事理。这样说，是笔者曾与不少心底真诚的朋友谈到安康的散文，大家以为安康的散文创作整体落后于全省，全国就更谈不上了。安康散文理念落后，表现形式陈旧，内容大多以记游为主，写个人小内心、小确幸，以过去生活的怀旧为能事，很少从重大题材、重大主题、重大思考、现实生活变迁角度入手进行散文深度架构，从而写出沉甸甸之作。在不少散文写作者那里，散文这种体裁就是文学的小儿科，似乎是不好表达重大题材的，写写风花雪月、阳春白雪、雨过天晴、杨柳岸晓风残月就好，写写母亲的味道就好，写写父亲的背影就好，写写自己的小小心脏的小激动，就算是很有生活了——对于生活，无论是新，还是旧，无论是城镇，还是乡间，给予浮光掠影的散文表达，以为这就是散文“散”的真谛，这正是安康散文最大的毛病。

安康散文的先行者们，这些年来，没有很好进行散文的继续革命，而是满足于早年的一点小成绩，或者自满了，或者停滞了，或者放弃了，总之长期缺乏散文的创新实践，以“在写”“在发表”为自我安慰，这显然是非常平庸的，而且对安康散文创作造成误导，以为散文不过

如此。笔者曾批评安康散文的一种平庸性写作，就是“副刊写作”，满足于在报纸的副刊上发一发，迎合报纸副刊的规程要求，所以令人吃惊地看到“副刊体散文”充斥着安康散文界。是不是这样的现象？笔者也希望有散文作家站出来辩论，大家都来检讨一下安康的散文写作，这对安康的文学有好处。

“副刊体”，这种说法不是对报纸副刊对文学建设的否定，相反，我们要感谢在文学期刊不景气的年代，报纸的文艺副刊对文学的接济的救命之恩。但报纸副刊毕竟有自己的局限性和专业要求，甚至题材、主题、文学表述要求，它的制式化要求，在帮文学的同时是不是也在限制文学的飞翔力？有追求的作家，当然要有超越副刊写作的雄心，我们反对的是那种只满足副刊式写作，进而形成副刊体、副刊思维的文学现象。我们感谢以各级党报为代表的文艺副刊对文学的力挺，我们也要警惕因此带来的温水效应。在此文中，我们要感谢安康日报之文化专刊《文化周末》对安康文化、安康文学、安康艺术的支持，可以说，没有这个平台，安康文学将何等沉寂是难以想象的——那将使我们将陷入文学的极大失望——但我们更要有超越安康日报文学副刊的勇气与追求，向更高的文学高峰攀登，不要满足于报纸副刊发豆腐块儿！

最后，还要无情地提示一下的是，安康不少散文写作者的散文理念很落后，他们基本上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废墟上写作，杨朔式、刘白羽式散文创作对他们影响还很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表达范式、习惯和行为方式，时代变了，文学理念一定会变，理念影响表达的方式，如果文学还停在上一个时代，这样的文学创作就一定很尴尬。安康的散文创作需要突破，就是从散文理念上突破，从散文表达的方式方法上突破，从题材上突破，从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思考上突破，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参与现实生活、干预现实生活、塑造文学新形象上突破，让安康的散文也可以反映安康宏大的发展诗篇，写出具有文学意义的安康人物、安康故事。在此，我们特别要呼吁安康散文创作的早慧者们，更要重抖精神，为安康散文的振兴再立新功！

我与《安康日报》共成长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上初中的我就开始练习向《安康日报》投稿，每当自己的“小稿件”在不知姓名的编辑老师的修改下，变成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小小“豆腐块”时，内心都要兴奋好几天。从开始在《安康日报》发表作品至今，其间得到过《安康日报》几代编辑记者的教诲，他们一句鼓励的话、一封简单的回信、一次热情洋溢的辅导，都让我铭记于心，都让我常生感动感激之情。安康日报众多的编辑记者既是我笔耕生涯的启蒙老师、又是我写作田野上播种希望的助力使者。30 多年来，我见证了《安康日报》“由小变大”的成长过程，尤其是改版扩容后的大报大刊（报纸变大、专刊增多），目睹了《安康日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向成熟，成为区域性最具影响力的党报刊物之一。

《安康日报》作为地方党报，始终坚持党的办报原则和光荣传统，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关注身边事。几十年如一日，为辖区经济建设“描绘蓝图”，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为区域发展“鼓劲加油”。在宣传安康、服务安康、宣传人民、服务群众、引导舆论、指导实践上，《安康日报》已经成为各级党政部门、社会团体的好帮手，现实生活中的《安康日报》已经成为全市广大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大餐，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我从长期的学习阅读《安康日报》的过程中体会到其用稿的标准是：不因事小而不为，不因无名而拒之，不因稿源充裕而弃之。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必有据，言简意赅的稿件，不看身份不问出处，使众多的稿件、小人物、小呼声和小要求也能登上大雅之堂。这正是党报大刊的力量所在，也是安康日报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安康日报》也一天比一天大气恢宏，不仅正报栏目众多、内容丰富，而且副刊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给人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陶冶，使人获益匪浅。

尤其是近年来，《安康日报》与时俱进，搭乘上新媒体推广应用的快车，促使宣传效果更加立体，更加多元化，安康的新鲜事，安康人的创新创业成就，安康的脱贫攻坚，安康的山水画卷和凤土人情频频翻越秦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等众多的海内外媒体大刊时常报道转发《安康日报》的精品佳作，让咱大安康的影响力辐射面点击率知名度不断扩大，实在是可喜可贺。

《安康日报》是我们广大通讯员耕耘的地方，也是我们收获的土壤。俗话说：万丈高楼从地起。我采写的很多稿件能够在《安康日报》刊登出来，是报社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坚持新闻传播要素、坚持新闻可读性趣味改革精神，注重通讯员队伍建设的结果。

在安康军分区工作期间，我采写的《雕青山 绣绿水 传新风——我区民兵两个文明建设中建奇功》（《安康日报》1997 年 3 月 8 日头条头条采用）、《爱家乡 建家乡 强武装——我区 10 万民兵“长廊”修辉煌》（《安康日报》1997 年 4 月 1 日头条头条采用）、采写的《雄师励旅今何在？——记解放安康的 55 师》长篇连载，向读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 55 师部队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尔后又又在《安康日报·周末》上报了《昔日流血求解放 今朝建功为人民》55 师安康籍官兵访问记，其中有老将军对解放陕南战争的回忆，有 55 师安康籍官兵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为国家无私奉献的事迹（1996 年 7 月 27 日起在《安康日报·周末》上开始连载 6 期）。《开销无数“南郭”者》（1994 年 6 月 23 日在《安康日报》采用）、《万山之中有一坝》（1995 年 10 月 7 日《安康日报》采用）、《安康人，可否在安康“打工”》（1995 年 10 月 29 日在《安康日报》采用）、《勇立潮头》（1996 年 4 月 27 日在《安康日报·周末》头条采用）、《大漠绿洲》（1997 年 7 月 30 日在《安康日报》采用）……一大批通讯、纪实、言论、散文稿件先后在安康日报上发表出来，而我也连续多年被安康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我深知：每篇稿件从题目到内容都经过了很多不知姓名的编辑老师的精心修改，稿件得以采用绝不是我写作水平有多高，它处处包含着众多编辑老师妙笔点石的再造之功。由于得到了众多编辑老师的厚爱和指导，也因此使像我一样众多的通讯员热爱上了党的新闻宣传事业。

《安康日报》是我们终身的良师和益友。媒体有记载历史的功能，更有激浊扬清的责任。它弘扬真善美，鞭打假丑恶，激励引导人们从善道真向善。我写来这点文字绝无炫耀之心，只想借以抒发对帮助过自己、关爱过自己众多的好编辑老师声声由衷地感谢！！常怀感恩之心，常思师诲之德，常念他人之好，常做真善美之事，带着感动之心工作，常怀感恩之情生活，就是我为来这篇小稿要表达的心里话。

如今的《安康日报》仍是我无言的老师。它的内涵日益丰富多彩，它与人们的经济金融生活更加息息相关。阅读《安康日报》，领略万花筒般的斑斓世界，它既是一部断带的历史，又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百科全书”。衷心祝愿《安康日报》在党的新闻宣传事业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

■ 余佑学

二十四节气篆刻之四

锲石者语

■ 梁未冬



立秋



处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说到篆刻，从已发现的玺印算起，其自殷商至今延绵三千年，留下了大量风格不同、艺术价值极高的实物，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元、明以来，随着石质印材的广泛使用和文人的大量介入，篆刻的理性思维得以强化，艺术价值也随之凸显。至当代，通过大批篆刻家在继承与创新两个方面的不懈努力，篆刻已具备了纯粹的审美体系和独立的艺术立场，真正开启了篆刻艺术的新时代。

诚然，篆刻是一门“小众艺术”。究其原因，一是篆刻的综合性较强，它融合了书法、绘画、金石学、古文字学等多个门类，对作者的学识底蕴要求较高；二是篆刻以刀为天地，追求展现大千气象，被称为“戴镣铐的舞蹈”，对作者的艺术修养要求较高；三是篆刻通常以各种篆字为载体，与当代实用书体差异较大，给一般读者的辨识造成较大困难。

其实，篆刻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从某种角度简而言之，篆刻也不外是一种刻画艺术。大多数人处在童稚阶段，想必都有过刻画的冲动或实践，所用材料涵盖广泛，如书桌、橡皮、墙壁、地面等等，其中的快感当不失美好。篆刻创作以刻刀、印石为条件，一刀一石在手，不受环境与时间的制约，或于品茗聊天之际，亦可乘兴而为，造趣抒情，岂不快哉。

多年前，当我决定淡出文学创作之际，经多方考虑，最终选择了将篆刻作为我新的业余爱好。由此，我将大量的业余时间投入到古印玺、古文字的研究中，出秦入汉，以金攻石，追寻着石上栽花的神奇与艰辛，感受着其中的神秘与瑰丽，也享受着其中的充实与收获，转眼间，已近三十年矣。成就与荣誉如烟过眼，无须细数，篆刻给我更多的是对人生的磨砺与感悟。每于刀、石在手，或冲或切、或工或写、或繁或简，在石屑纷飞中见方寸大千，个中滋味细细品来，则有千崖万壑、云卷云舒、把酒临风、笑谈人生之境界。

以多个内容为题材进行组印创作，是篆刻以独立艺术形式呈现的一种方式，因其既要展现每一方印各自的独特风格，又要照顾整体的相互关联，在篆刻领域难度较大，同时也调动着许多篆刻家的创作欲望。回顾我个人的创作历程，对组印的创作探索也从未中断过，曾创作过大小不等的多个组印题材，2000 年入选陕西省第二届篆刻展的作品，就是一幅“安康八景”的组印。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农耕文明的结晶，至今仍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具有指导意义。选择这个题材进行篆刻组印创作，是一次拉近艺术与现实生活距离的尝试，以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篆刻艺术。最初的打算，是随节气变化逐一刻画，而时逢新冠疫情影响，大量的居家时间加快了我的创作周期，很快就完成了全部内容的创作。这组作品，总体选择了 2 公分见方的石料以古玺印式为基础，个别内容出于变化的需要或受文字本身的局限，在气息贯通的前提下对定式有所突破，整体以小写意的形式，表达了雄浑、朴茂的气象，以求能契合节气的自然变化。

笔墨虽随时代，篆刻亦然。个人的文化积淀、艺术修养、创作能力等仍需不断精进，期望能够更加接近篆刻艺术所蕴含的大千世界和万千气象，从而创作出更多、更美的作品。